

九江学院图书馆



1560984

1608518

孩子王

我眼里的马克·扎克伯格及其Facebook王国

THE BOY KINGS

「美」凯瑟琳·罗斯◎著 韩若宜◎译



K837.125.38

168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孩子王：我眼里的马克·扎克伯格及其Facebook王国 / (美) 罗斯著；韩若宜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2

书名原文：The Boy Kings: A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the Social Network

ISBN 978-7-5086-3625-2

I. 孩… II. ①罗… ②韩… III. 网络公司—研究—美国 IV. ①F279.712.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51997 号

The Boy Kings by Katherine Losse

Copyright © 2012 by Katherine Loss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孩子王——我眼里的马克·扎克伯格及其Facebook王国

著 者：[美] 凯瑟琳·罗斯

译 者：韩若宜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2-483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625-2 / F · 2757

定 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THE
BOY KINGS
A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the Social Network

致读者：

本书中的一些人名以及
可识别特征已作改动。

致<3



“我能打造一个世界吗？”

——托马斯·品钦

在混乱的 21 世纪之初，人们对未来有着无限的预期。而 2001 年 9 月 11 日那个早晨突如其来的烈火，使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全面警戒性：一种无时无刻想了解危机事件的需求，不管这些危机离我们有多远。“9·11”事件之后，有线电视中报道的大多数新闻似乎都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这里发生了一起无关痛痒的爆炸恐吓，那里有一架直升机坠毁。我们紧紧关注着电视对这个世界的监控，因为这是我们了解遥远的战争和威胁的唯一途径。为了帮助我们不加选择地监控，有线电视似乎在报道的幕后创造出一只不断滴答作响的时钟，随时提醒我们，是的，在某个地方确实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此外，不像国家间的理解和外交，也许战争似乎立场更明确、手段更有力，于是我们的总统掀起了一场战争，然而这却没能解决问题；于是他再次发起另一场战争，问题依

旧存在。一夜之间，任何方法都变得无力改变现状。

21 世纪之初那几年，我沉浸在由对未来的预感、膨胀的野心和盲目的期望所产生的焦虑之中，换句话说，我的生活充满了不惜一切代价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一位大人物的冲动，这是 20 岁出头年轻人的普遍想法，同时也反映了整个美国的焦虑。从威斯里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之后，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学习生涯。然而不久我就发现，这一选择就和新世纪一样，充满惊人的挫败感。我的博士求学之路刚开始昭示金色的光明前途，保证我们在一流英语系的培养下，有一天能轻松晋身精英阶层、终身教授之列。然而，系里不断的各种重组和丑闻使我们越来越不安，而且我的光明前途似乎也杳无希望了。大学英语系的职位数量不断缩水，大多数博士生最后都陷入长期举棋不定的状态，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工作。

加重我焦虑感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位于巴尔的摩一座小山之上。巴尔的摩是座奇怪而贫瘠的城市，尤其对来自亚利桑那州、不熟悉美国后工业城市废墟这一高级状态的我来说。新生报到时，有人骄傲地告诉我们，霍普金斯大学是巴尔的摩最大的雇主。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源源不断来自港口的海洛因，为毒品交易提供稳定的供应，使霍普金斯成为毒品交易的第二大场所。校园附近的街区混乱无比，街角站着许多穿着宽大白色 T 恤的男人。这情形对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很是怪异，而且难以捉摸，而电视剧《火线》（*The Wire*）播出之后，我才明白他们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正如这部电视剧中的人物奥玛尔（Omar）所说：“一切都是

一场游戏”，这完美地体现了巴尔的摩市民颇具先见之明和末世重生思想的逻辑。他说得没错：如果我们进入霍普金斯大学，是想游戏于无尽的学术话语当中，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份残酷的教育，一份充满了 21 世纪美国生活现实的教育：富有的国家机构与学生作对、人与人之间互相作对，以及蔓延的贫穷和暴力。任何人——不管是偶尔被杀害的霍普金斯学生，还是那些被许以空头支票的研究生——都不再是安全的。

为了应对这种情形，我在霍普金斯认识的同学培养了一种更机智灵活的生活方式。夜里冒险出门走向空旷、危险的街上之前，我们相互叮嘱“必须以牙还牙”。离开巴尔的摩时，我学到的不是文学理论，而是这种警觉性，警惕生活中的危险和荒谬的能力。最终，文学理论渐渐不再是一种职业选择，而成为一件奢侈品。我的毕业论文导师经常引用《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 中的台词：“我很富有，但千千万万的人不是。”但这句话也恰巧可以描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座处于混乱和荒芜相生城市当中的金钱之岛，它周围的废墟并非 20 世纪的遗产，而是 21 世纪的现实。

似乎是为满足我们期待新闻的欲望，2004 年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发布了一项科技产品，并迅速在霍普金斯大学传播开来，影响不亚于前一年苹果公司推出的 iPod。当时这家网站还叫 The Facebook。我在学校地下图书馆楼上的咖啡厅喝咖啡时发现了它。几个坐在我邻桌的学生，穿着风靡于霍普金斯的乐斯菲斯牌夹克和运动裤，兴奋地讲着这一新的社交网络，以及它提供的信息。“每个人都在这个网站上，”他

们说，“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家乡、住址和朋友。不知道该说它是恐怖还是酷呢。”

我打开我那台笨重的白色 iBook，在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www.thefacebook.com，并用我的大学电子邮件地址注册了一个账户。（当时注册 Facebook 的一个条件：你必须是常春藤大学或者其他名牌大学的学生。）那几个学生说得没错，你可以看见用户的所有信息：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他们的照片、兴趣和朋友。而且，由于信息的开放性，我发现 The Facebook 神奇地解决了霍普金斯大学最大的社交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同学们，使学生对霍普金斯的满意度大打折扣。校园里除了图书馆之外没有公共空间，这就是为什么那天下午，我和大多数学生一样，从楼下地牢一样、堆满了书的图书馆中逃出来休息一会儿，坐在楼上阳光明媚的咖啡厅里上网。Facebook 在片刻之间就创造出一片公共空间，纵然是虚拟空间，却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供我们享用。

2004 年，其他社交网站已经存在，例如 Friendster。不过，大多数大学生都在美国在线（AOL）上度过了他们的高中生活。他们知道，一个公共、诚实并且不受保护的网路身份，只不过是一份发给陌生人不断进行性骚扰的邀请。在社交网络出现之前，美国在线即时通信软件和类似的聊天工具是网络上唯一真正交互式的、实时的交流方式。那些年，我总不屑地看待那些问我有没有美国在线即时通（AIM）的男孩，因为很显然，他们想通过即时通信软件和我交流，从而避免现实生活所有的社交挑战和抉择。举个例子，在网上，他们可以不必目视我的眼睛或者压

根儿就不看我，径自邀我约会。因此，在一个开放的、全国性的社交网络上新建账户，感觉就像是不必要的冒险，就像将自己暴露给远方无数的陌生人，最终也只能获得几个朋友。到底谁需要这么做呢？寂寞的人，也许，或者喜欢自我表现的人，然而大多数人都不属于这两者之列，不会把自己所有的私人细节都列在网上的公共主页上来吸引人。然而，Facebook建造的集市只由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认识的人组成，因此它突然间为每个人，不再只是宅在卧室里的网虫，提供了上社交网站的理由。

在我做助教的班上有一个男孩就是这样的网虫。那时还没有Facebook，当他用谷歌搜索查询我无果后，不满地说道：“你怎么不在网上！”（对于宅男来说，用谷歌收集他人信息是天赋权利，当然现在所有网民都这样认为。）“不错。”我满意地回答。

我并不是不上网，情况恰恰相反。20世纪90年代，当互联网还处于萌芽期，我就有了电子邮件账户，当时我只能利用一个没有按钮的简易程序登录邮箱，而不像现在的网上邮箱；如果想发邮件，必须输入一个命令“buttons”（发送）。当时我在亚利桑那州朋克摇滚表演上遇到的少年黑客朋友，利用互联网来交流当时高难度入侵的相关信息：用在电子器材商店Radio Shack买来的小元件组装成拨号器，免费拨打公用电话，或者破解信用卡卡号编码方式，盗刷信用卡。当时看来，这就是网络的用途：以科技来对抗大公司的无政府主义乐土。我觉得这很棒，但是大多数网站都无法满足更大众化的需求，因此用着黑色屏幕绿色字体的电

脑，我在网上也只不过是写写邮件、看看论坛。

一个黑客朋友一次教我，在 **Pine**（美国在线出现之前的电子邮件软件）上，用户可以输入命令“**finger**”（手指）来查看其他人最后一次查邮件的记录。这时我才明白，网络上总有可以获得更多数据的方法：你只需对代码了解得更深刻，比一般用户知道更多隐藏的漏洞和命令。

90年代末，随着互联网更平民化并发展壮大，我经常上一些时尚论坛，如“化妆巷”（**Makeup Alley**）。女性网友在这些论坛上交流美容和时尚信息。我们在网名的伪装下，讨论生活，时不时地保护着个人信息，防止被网络偷窥者或无良搜索者盯上。当时互联网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只要你不说自己是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此外，我还留心不去上看起来廉价的网站，比如刚刚起步的聚友网（**MySpace**），因为这家网站建立的初衷似乎是空洞的自我表现主义，同时又有大量的网络掠食者，他们搜索女性照片来满足其欲望，之后再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上网的经验足以告诉自己，自从宽带互联网普及以来，男人想在网络上寻找女性照片，作为性或爱的简单替代品变得越来越容易。对于女性来说，把照片放在网上不受任何限制地传播，把自己暴露给网络上无数的陌生人——这种做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甚至会招致潜在危险。正如霍普金斯的男网虫们在“每日一震”（**Daily Jolt**）上所说，“女孩子都不上网。”该论坛是 **Facebook** 出现之前，霍普金斯大学唯一满是灌水帖的校园论坛。是的，网上确实没什么女生。就算女生上网的话，我们也会用网名保护自己的隐私，从而防止被男人搜索到。

到了2004年秋天，刚刚注册完Facebook账户，我第一次用真名出现在网上。当我在浏览Facebook的入门隐私保护页时，其中有两个选项——只有同校用户能看到你的页面，或者只有朋友才能看到，我意识到，保护我的网络页面，防止它被任何亲朋好友之外的人看到的想法是可能的。我高兴地舒了一口气，放下了悬着的心。我想，现在，我们终于都可以安心上网了！再也不用担心遭遇网络猥琐男了，他们觉得只要是上网的女孩，就可以不断以性器官图片对其侵犯，并且如果不理他们的话，就会恶语相加。受限的网络所提供的隐私保护措施（霍普金斯大学之外的人看不见，甚至查不到我的账号），出人意料地让我感觉到，网络其实也可以很安全。

Facebook轻松地让小心翼翼上网的网民备感踏实，因为除了隐私保护措施之外，网站的初始页面设计也做到了最大程度的简洁。网页相当干净，并且以它的简单而令人称奇。它没有网上随处可见的花里胡哨的广告、多余的垃圾信息。用户的主页只有一张大小适中的照片和其他一些个人资料选填项，用户可根据自己对信息公开的舒适度，选择填或者不填。Facebook看起来很好玩儿，甚至有点儿文艺。比起我在图书馆苦读的枯燥旧书来，Facebook就像一本刚刚出版并不断更新的书，更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在个人资料中列出的第一条兴趣是“黄金标准”，因为我一直情有独钟于不变形、不贬值的事物这个概念，喜欢那些不随波逐流的事物，而在当今经济环境下，几乎所有事物都是暂时的、可抛弃的。我资料中列的其他兴趣相对来说肤浅、具体一些，如：praias（葡萄牙语

的“沙滩”)和编辫子。这就是 Facebook 的小花招,就像你如何在派对当中展示自己一样:用精华的语言传达重点,不必刻意就使自己充满魅力,适度表现以保持对自己的诚实。“永不道歉,永不解释”,罗兰·巴特在《文本的乐趣》(*The Pleasure of the Text*)中写道。我已经感觉到,这项充满八卦的科技产品永远不会满足于少量的信息,那么,这种无言胜有言的方式似乎是使用它的最佳方式。虽然它的要求一开始并不多,不会将你的信息离谱地扩散,但再往后,Facebook 仿佛会向你低声说道,“告诉我你的一切。”不过我已经决定,我必须主宰自己的 Facebook:我必须能对它说“不”。

Facebook 极具娱乐性和吸引力的原因在于,它不像当时大多数技术型应用,给人感觉不像一堆枯燥的代码。如同有 Facebook 网络驻扎的其他名牌大学一样,霍普金斯大学的 Facebook 用户群落也充满了各种有关校园文化的内部笑话——例如旨在嘲笑学校艺术中心浮华的窗户的“我从马丁中心 (Mattin Center) 的窗户把自己扔了出来”小组,或者“霍普金斯 500”小组。后者的成员为 500 名左右经常参加派对的学生,从头像看,他们多为刻意晒黑的联谊会女孩儿、认真的医科学生和霍普金斯不可或缺的长曲棍球球手。这是我用过的第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网站。Facebook 上的学生帮派和你在图书馆、校内酒吧看到的一样,而大家在朋友主页上的留言——庆祝水球队上周末比赛胜利、为长曲棍球队战胜杜克大学打气的口号——与学生们学习时、喝啤酒闲聊时说的话题大体相同。虚拟时空映射出了现实世界,而这一切在几周之内就实现了。

现在回想起来，首次登录 Facebook 的那一天，技术俘获了我的想象力。这种感觉在我生命中是第二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第一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苹果公司为他们首款笔记本电脑作广告的时候，广告词是：“你的 PowerBook 上写着什么？”

“征服全世界。”年少的我本能地回答。我觉得征服世界是这些设备存在的意义：小体积蕴含了无穷的力量，能够迅速与世界连接，并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连接在一起。一时间扎着马尾辫、穿着运动衫的我幻想，有一天我可以用笔记本电脑远程操控这个世界，把我认为世界应有的改变用新技术传播出去。有了我的苹果笔记本，我就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书写并传播信息。而 2004 年 Facebook 将现实世界突然而不乏诚实地投射到虚拟世界，这与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发布一样，都让人沉浸于对未来的无限幻想中。现在你一下子就能看见所有人和所有事，还可以与之连接，那么你想做点什么呢？

然而，这种快速连接又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从思想交流的层面来讲，这没什么不好的：谁不想广泛地传播、交流思想呢？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似乎更复杂。将生活的全部公之于众的意义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些类型的信息更适合口口相传，而不是在网络上传播？所有信息本身都是中立的吗？或者不同种类的信息有不同价值、对公开程度有不一样的期待值，因而在传播和消费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要求？我想或者需要被动地知道谁去约会了，他们穿什么，谁和谁上周末开始交往了吗？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平等而快速地分享，无须考虑它和我们个人的关系吗？

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同一样事物开始新的关系时，我们都会问：这对我有益么？

Facebook 对我有没有益这个问题，从长远来看还有待回答，但目前来看，它对我有益，并瞬间就令我出乎意料。研究 Facebook 群组时，我爱上了这款应用以幽默的形式所传达出的人类学数据。读这些信息时我仿佛成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不过我却舒适地坐在沙发上，穿着睡衣和拖鞋，在网上研究人类学。你可以几分钟内就从长曲棍球球员的世界，转向霍普金斯那一小撮黑人学生的世界，并且了解每个群体关心的事、爱讲的笑话和独特的俚语。

浏览 Facebook 群组似乎比浏览他人的个人主页更有意思，也不那么怪异。因为浏览别人的个人主页一开始就微微地有一种窃听别人谈话的感觉，而这些谈话都半公开，没有语境，很容易被误解。我们从朋友的主页上听到的杂乱的话语，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出乎意料、略感不适。比如，“这周末我们出去玩吧”，一个女孩儿在我认识的一个男生主页上饶有暗示意味地写道，而这句话读起来很奇怪，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个男生不该受欢迎，而是这句话不能传达任何十分有用的信息。我现在知道一个女生喜欢他，但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有许多女生之前喜欢过他。这项网络科技邀请我继续关注他们两人的动态：他喜不喜欢这个女生，他们会不会约会，接下来现实生活中会发生什么。这些信息其实没有什么提前关注的意义。如果两个人互相喜欢，他们就会在一起，如果不喜欢，就不会。这些噪音只是噪音，但却是难以避免的噪音，无论我们在乎与

否、都需要吸收的噪音。那年 11 月寒冷的日子，冬季就快来临，可做的事情不是很多，大家都在家备感好奇地关注并参与到 Facebook 刚刚起步的新系统。而 Facebook，以迅猛之势将我们都带到了网上，让我们发布自己社交生活最细微的起起伏伏——有人喜欢我们，或者我们有可能参加一个活动——我们把这些信息告诉世界，让所有人都来好奇我们的生活。

11 月的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群组，叫作“浑蛋们，我们要去巴西了，没你们的份儿”，这个群组的成员几周后即将参加霍普金斯大学组织的巴西旅行团。这个群组，和大多数群组的 Facebook 状态一样，只不过是炫耀某人或某个团体的身份，它的目的只不过是告诉所有人，这伙学生要去巴西了，而剩下的“浑蛋们”都去不了。我看到这个群组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活动？”之后我才想起霍普金斯除了教室和图书馆之外，没有任何公共空间，因而根本无法传播课外活动的信息。我的第二个反应是，“浑蛋们，我也要参加这次旅行”。我是说，干吗不去呢？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可做。

我直接就去了学校的出国学习办公室，请办公人员把我加进这个旅行团，虽然还有几周旅行团就要出发了，而且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所有人的签证和旅程。他们奇迹般成功地将我加入了旅行团，而两周之后我登上飞机飞往里约热内卢，远离了英语系的学术戏剧，飞向更有生气的另一个社会。